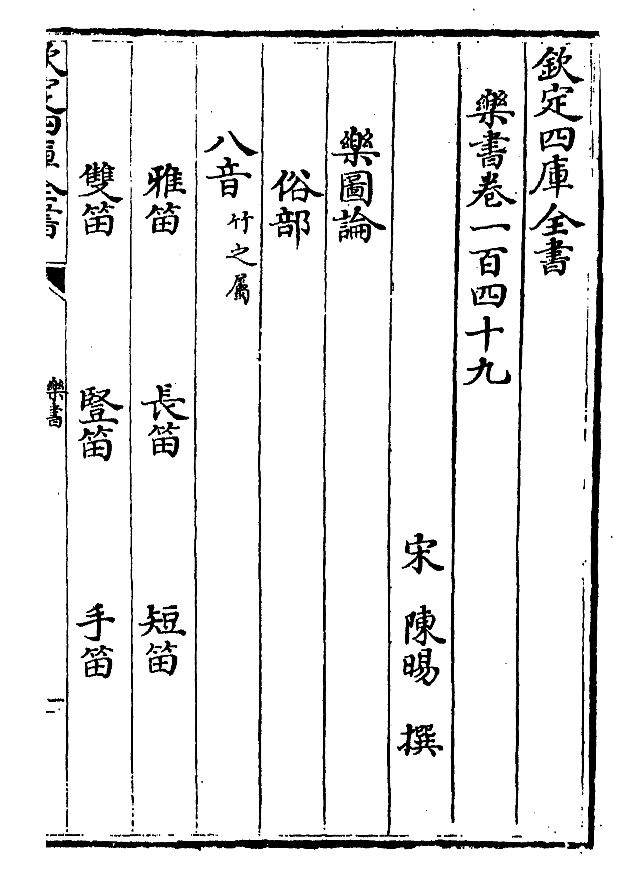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一百四十九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俗部

八音 竹之屬

雅笛 長笛 短笛

雙笛 竪笛 手笛

雅笛六孔

笛之為樂所以滌蕩邪心歸之雅正者也後世雅笛之制非竅而為五以合五聲必竅而為六以協六律傳緯有六孔之說豈雅笛歟古者論笛之良不過衡陽之簳也故師曠得其雄宋意得其雌焉盖無異於倫伶斷嶰谷雌雄之竹以為律呂也由是觀之舜之簫韶九成鳳凰至於来儀庸詎知非具雌雄之竹邪昔唐明皇之時海内無事號為太平而寕王善横笛岐王善琵琶亟召於殿宇吹玉簫擊羯鼓相與娛樂而已故一時達官大臣

競談音樂清聲逸韻流播萬古使後世流連荒亡之
徒卒陷溺覆轍而不知反彼誠有以倡之也可不戒哉

長笛六孔如尺八而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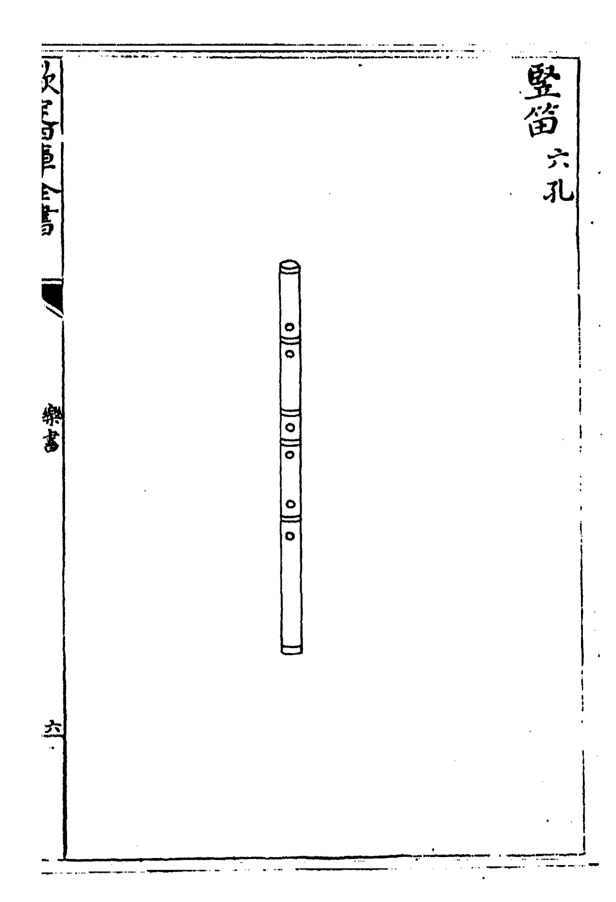
短笛尺餘

昔人有吹笛而歌曰閑夜寂以清長笛亮且鳴則長笛六孔具黄鐘一均如尺八而長晉桓子野之所善馬融之所頌伏滔之所賦王子猷之所聞相如之所善蔡邕之所制也魏明帝時令和永受笛聲以作律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古歌詞曰長笛續短笛晉劉和善吹裁音十二以應律劉和之東箱長笛四尺二寸今樂府所用短笛長尺有咫此笛長短之辨也

雙笛五孔

雙笛之制蓋起於後世馬融賦之詳矣昔京君明素識音律因四孔之笛更加一孔以備五音焉漢蔡邕之於笛非特善相材亦善相琴材矣彼其盻柯庭之椽知其為良竹覩吳爨之木知其為良桐已而裁之為笛奇聲寥亮斵之為琴殊聲獨絶自非深窮物理通音律者孰與此哉

竪笛 六孔



竪笛之制六孔具黄鍾一均聲應十二律之調升之雅樂可也後世宫縣用之不亦可乎晉時黄鍾笛三尺八寸鍾宗之減為三尺七寸奚縱又減三尺六寸五分豈本於此歟

手笛

六孔如雅笛而小

和峴論太樂手笛之制如雅笛而小其長九寸與黄鍾律管等矣其孔有六與羌笛同矣昔宗同善吹以為新引唐雲朝霞善吹以為新聲孫處秀善吹而作犯調李牟善奏而風至皆一時妙手也

七孔笛

風俗通曰笛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雅正也長尺四寸七孔樂書曰笛之滌也可以滌蕩邪氣出揚正聲七孔下調漢部用之蓋古之造笛剪雲夢之霜筠法龍吟之異韻所以滌蕩邪氣出揚正聲者也其制可謂善矣然用七孔以道七音非先王之制也

十二律笛

漢蔡邕推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宫之法制十有二笛故黄鍾之笛正聲應黄鍾下徵應林鍾長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有奇正聲調法黄鍾為宫應鍾為變宫南吕為羽林鍾為徵蕤賔為變徵姑洗為角太簇為商然宫生徵黄鍾生林鍾徵生商林鍾生太簇商生羽太簇生南吕羽生角南吕生姑洗角生變宫姑洗生應鍾變宫生變徵應鍾生蕤賔下徵調法林鍾為宫南吕為商應鍾為角黄鍾為變徵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蕤賔為變宫清角

之調姑洗為宮蕤賓為商林鍾為角南吕為變徵應鍾為徵黄鍾為羽太蔟為變宮凡笛體用角律其長者八之短者四之空中實容長者十六三宮二十一變也伏空四所以便事用也大吕之笛正聲應大吕下徵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分三釐有奇太蔟之笛正聲應太蔟下徵應南吕長二尺五寸三分一釐有奇夾鍾之笛正聲應夾鍾下徵應無射長二尺四寸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應鍾長二尺二寸三分三釐有奇蕤賓之

篴正聲應𮉊賓下徵應大吕長三尺九寸九分五釐有奇林鐘之篴正聲應林鐘下徵應太簇長三尺七寸九分七釐有奇夷則之篴正聲應夷則下徵應夾鐘長三尺六寸南吕之篴正聲應無射下徵應中吕長三尺二寸應鐘之篴正聲應應鐘下徵應𮉊賓長三尺九寸九分六釐有奇其法可謂詳矣然不知去二變以全五音去六十律以全十二律其於先王之制不亦遠乎

十二箱笛

十二箱笛之制其長短之度增損有所不同故晉荀勗作律笛十二以正雅樂黃鍾箱笛三尺八寸元嘉中鍾宗之減為三尺七寸奚縱又減五分為三尺三寸七分縱又減一寸一分為三尺二寸六分姑洗箱笛三尺五寸宗之減為二尺九寸七分縱又減五分為二尺九寸二分蕤賓箱笛二尺九寸宗之減為二尺六寸縱又減二分為二尺五寸八分自餘律笛無所損益一仍蔡邕之制而已至梁武帝又制十二笛寫四通聲飲古鐘玉

律并周世古鍾焉故黄鍾笛三尺八寸大吕三尺六寸太蔟三尺四寸夾鍾三尺二寸姑洗三尺一寸中吕二尺九寸蕤賔二尺八寸林鍾二尺七寸夷則二尺六寸南吕二尺五寸無射二尺四寸應鍾二尺三寸然黄鍾之元九合天地之氣故其笛十有八調上生者悉倍其韻下生者傳差一調半上生悉五指應飲下生者悉三指應飲下生中吕雖云不復生至於數窮復本又得上生黄鍾天地自然之數也黄鍾十八調下生林鍾七調

黃鍾笛三拍聲應林鍾笛飲聲林鍾七調上生太蔟十四調林鐘笛五指聲應太蔟笛應聲太蔟十四調下生南呂五調半太蔟笛三指聲應南呂笛飲聲南呂五調半上生姑洗十一調南呂笛五指聲應姑洗笛飲聲姑洗十一調下生應鍾四調姑洗三指聲應應鍾笛飲聲應鍾四調上生蕤賓八調應鍾笛五指聲應蕤賓笛飲聲蕤賓八調上生大呂十六調蕤賓笛五指聲應大呂笛飲聲大呂十六調下生夷則六調大呂笛三指聲應

夷則笛飲聲夷則六調上生夾鍾十二調夷則笛五指聲應夾鍾笛飲聲夾鍾十二調下生無射四調半夾鍾笛三指聲應無射笛飲聲無射四調半上生中呂九調無射笛五指聲應中呂笛飲聲雖當時號為雅樂考之先王之制其不及遠矣

柯亭笛

昔蔡邕嘗經會稽柯亭見屋東十六椽竹取以為笛果有異聲晉桓伊善音樂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

自寳而吹之至於為王徽之作三調弄豈得已哉文士

傳柯亭為高遷亭誤矣

煙竹笛

國史補載李舟嘗於村舍得煙竹笛以遺李牟堅並鐵

石牟得之當時號為第一手月夜泛江倚舟吹之其聲

寥亮逸發往往異於他笛希代之器也俄有客至請笛

吹之呼吸盤辟應指粉碎舟亦失客所在疑其為蛟龍

云

鳳鳴笛

昔黄帝使伶倫採竹於嶰谷以為律斬竹於昆溪以為笛或吹之以作鳳鳴或法之以作龍吟由是觀之古人制作未有不貴其有循而體自然也宋辛宣仲善箏胡陶能吹笛惠度工歌同於林下弦管道韻時人謂之三公樂亦一時之盛也

樂書卷一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樂書卷一百五十至五十五

詳校官内閣學士管理樂部臣鄒奕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許思光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一百五十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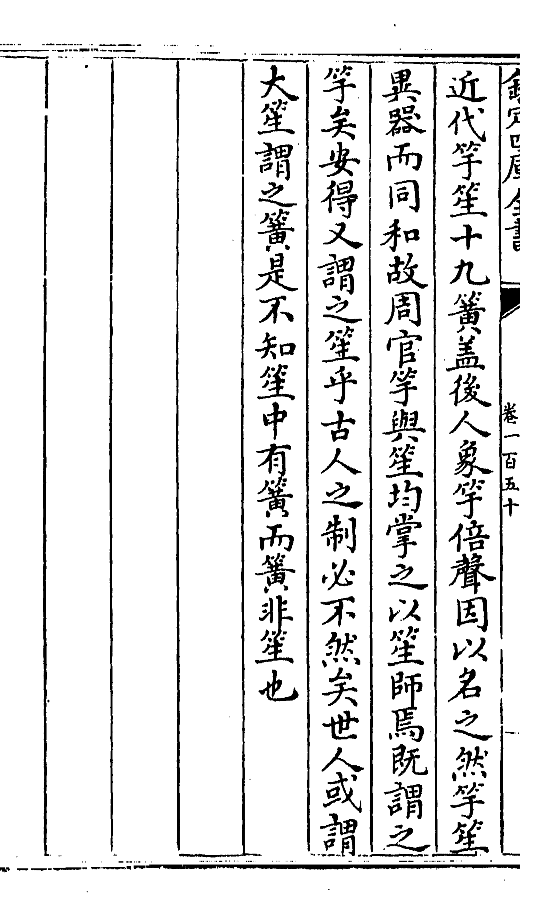
俗部

八音 匏之屬

竽笙 鳳翼笙 義管笙

雲和笙 十七管笙 十二管笙

竽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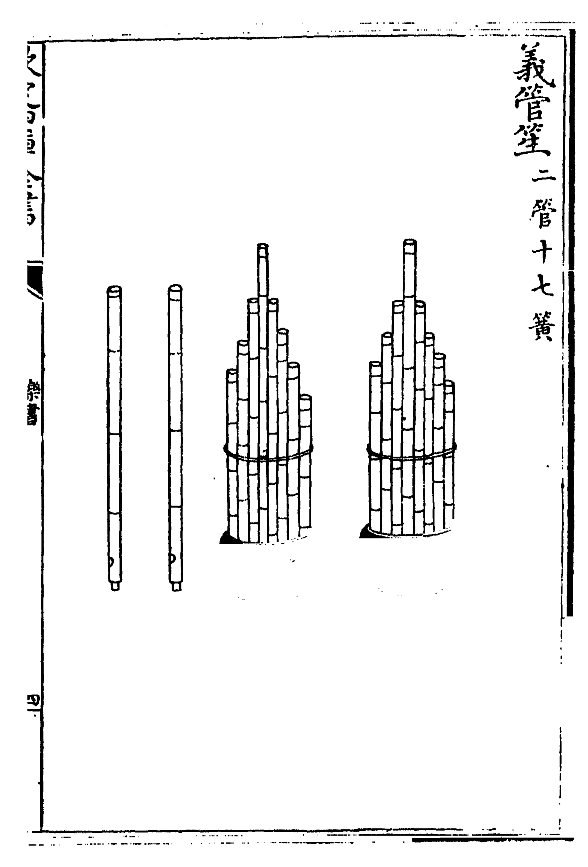


近代竽笙十九簧葢後人象竽倍聲因以名之然竽笙異器而同和故周官竽與笙均掌之以笙師焉既謂之竽矣安得又謂之笙乎古人之制必不然矣世人或謂大笙謂之簧是不知笙中有簧而簧非笙也

鳳翼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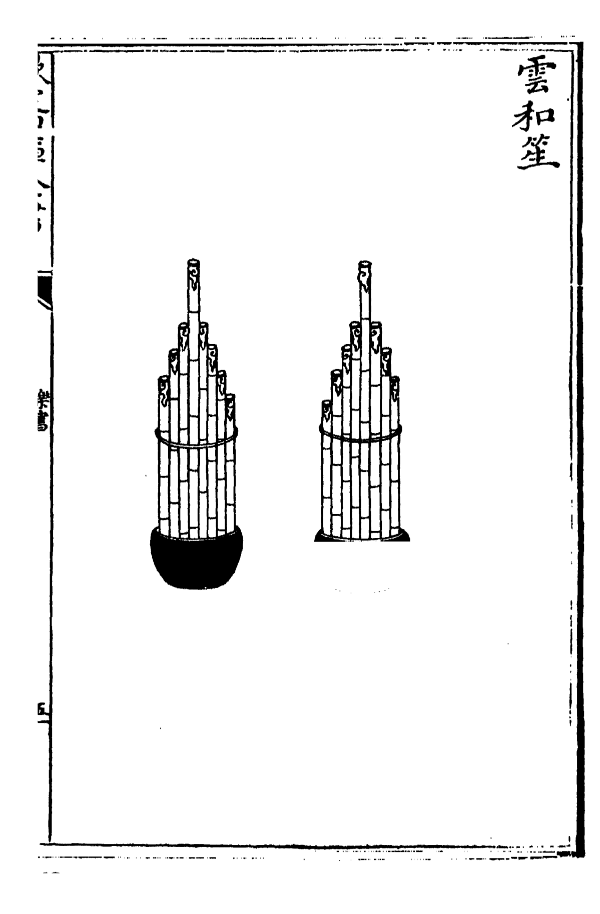
昔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翼亦名參差竹盖嘗於緱山月下吹之矣唐大和中有尉遲章尤妙於此宣宗已降有范漢恭焉其子師保在陝州亦曲盡父藝咸通以後有柳存質楊敬元並稱妙手矣

義管笙 二管十七簧



聖朝大樂所傳之笙並十七簧舊外設二管不定置謂之義管每變均易調則更用之世俗之樂非先王之制也

雲和笙



漢武帝內傳西王母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蓋其首象雲也與雲和琴雲和箏類矣

十七管笙

唐樂圖所傳十七管之笙通黄鍾二均聲清樂用之

十二管笙

唐樂圖所傳十二管之笙讌樂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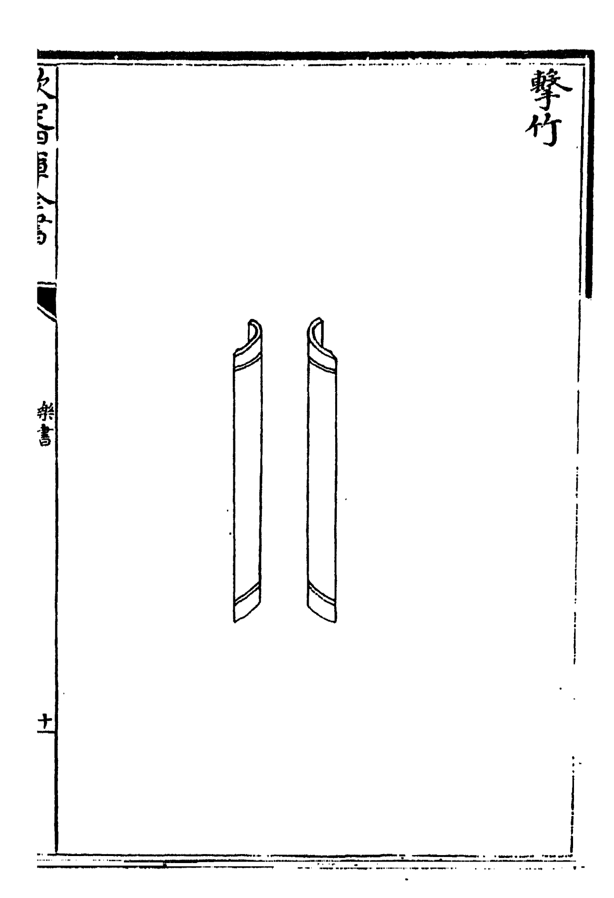
十二月笙

後周鄭譯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十二管宣帝令與斛斯徵議徵駁之曰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然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宫之義深恐鄭聲亂樂未合於古竊謂不可帝納之停譯所獻焉其制今亡矣夫

簌

簌吹筩也言其聲秋秋然也急就章箛簌起居課後先言箛篍及簌為作休之節令闌闠閭欲相號令乃吹揩

為節此吹篇之遺制歟



擊竹

擊竹之制近世民間多有之葢取竹兩片緊厚者治而為之其長數寸手中相擊為節與歌拍相和焉方之高漸離所善者固異矣

九龍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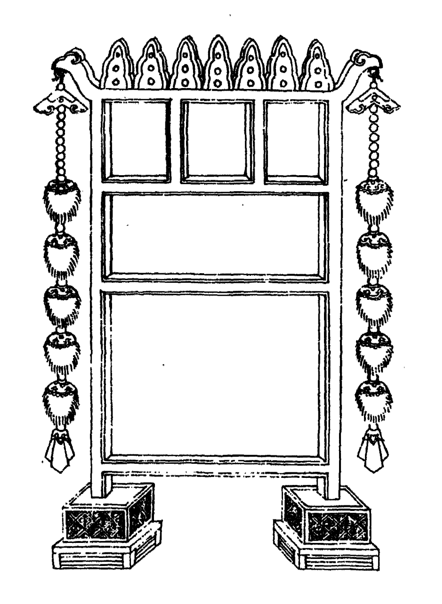
昔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鐘簨淮南子述之為其不足法後世故也其楚人之侈心乎

撞木

古者撞鐘擊磬必以濡木以其兩堅不能相和故也海中有魚曰鯨有獸曰蒲牢蒲牢素憚鯨魚擊鯨則蒲牢鳴猶晉有石鼓不鳴取蜀中桐材斲為魚形擊之則鳴矣後世由是作蒲牢於鐘上而狀鯨魚以撞之則石磬之器亦上削桐為魚形以擊之張衡謂發鯨魚鏗華鐘抑有由矣

大架

小架



漢魏以來有四箱金石之樂其樂縣之架少則或六或八多則十六二十至唐始益為三十六架高宗蓬萊宮有七十二架其小大之辨可知矣叚安節雅樂部宮縣四面五架即古簨虡也其上安金銅仰陽以鷺鷥孔雀羽裝之兩面綴以流蘇以彩翠絲紱為之十二律鍾上有九乳依月律排之每面石磬及編鍾各一架每架各列編磬十二亦依律呂編之雲韶部用玉磬四架亦可謂詳矣

熊羆案

熊羆案十二悉髙丈餘用木雕之其上安板床焉梁武帝始設十二案鼓吹在樂縣之外以施殿庭宴饗用之圖熊羆以為飾故也隋煬帝更於案下為熊羆貙豹騰倚之狀象百獸之舞又施寳幰於上用金彩飾之奏萬宇清月重輪等三曲亦謂之十二案樂非古人朴素之意也

扑

昔帝嚳命人作為唐歌有扑以為節則樂之有扑孽之

以為節者也蓋情發於心聲動於外是故怨怒之聲其
朴速淫溺之聲其朴無節龜茲樂人彈指為歌舞之節
亦朴之細也

樂書卷一百五十

樂書卷一百五十一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雅部

歌

詩上

詩之道出於情性則渾而為一其義各有所宜則離而為六

風雅頌者六義之體賦比興者六義之用體立於終始而用列乎其中猶之天地設位於上下易行乎其中也周官以敏德孝行居三德三行之中繫辭以吉人躁人居六辭之中義協於此今夫根於德性之微足以風天下者風之義也出於法度之粗足以正天下者雅之義也出於功德之成足以告神明者頌之義也凡取彼所有而鋪陳之者賦之義也以水比禮以魚比民之類者比之義也以黄鳥興后妃以燕燕興戴嬀之類者興之義也周官大師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以

六律爲之音自其理觀之謂之六義自其形於言謂之六詩其實一也蓋六德以中和爲首六律以黄鍾爲本則六詩本之情性中聲之所止也六德制之禮義中聲之所本也六律稽之度數中聲之所寓也大師教中聲所止之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則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音然則樂有不爲中和之紀邪大司樂之於律同則以之大合樂而大師則合陰陽之聲而已於國子則教之樂德樂語樂舞而大師則教六詩而已是尊者其

治大以詳卑者其治小以略嘗試論之古詩三千餘篇仲尼删而存之者三百篇而已三百篇之義仲尼一言以蔽之者思無邪而已故弦而歌之皆足以動天地感鬼神矣奏清廟之什而祖考來格奏昊天之什而神祇昭答况美教化移風俗者乎世衰道微天子不採詩太師不明變言不合雅頌奏不諧金石淫辭麗藻之唱盈於天下淪肌膚而浹骨髓矣直所謂空言者也又焉有所感格爲哉

詩中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焉者也故詩之所言在志不在言怒則爭鬬喜則詠歌歌也者志之所甚可而言形焉者也故歌之所永在言不在志是以卷耳作而見后妃進賢之志泉水作而見衛女思歸之志鴟鴞作而周公救亂之志明雲漢作而宣王撥亂之志著此詩所以言志也臯陶之賡歌所以永吾歸美之言禹之九歌所以永吾勸戒之言卷阿之遂

歌所以永吾用賢之言四牡之作歌所以永吾將母之言何人斯之好歌所以永吾惡讒之言此歌所以永言也揚子曰說志者莫辯乎詩傳曰詩以道志非詩言志之意邪師乙曰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非歌永言之意邪蓋詩仁言也歌仁聲也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故詩為先歌次之合而言之絃歌詩頌同謂之德音也記曰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以詩序求之在心為志發言為

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者詩言其志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者歌永其言也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舞動其容也此曰詩言志歌永言終之以八音克諧而不及舞何也曰古者舞以八人為佾所以節八音者也言八音則舞舉矣或永其言或咏其聲以言心聲故也書述夔之所教而曰詩言志歌永言別而言之以辨異也周官述瞽矇之所掌而曰九德六詩之歌合而言之以統同也記曰絃歌

詩頌瞽矇掌絃歌諷誦詩皆先歌後詩與書異又何也曰書先詩後歌者原歌之所始者自乎詩也二禮先歌後詩者序樂之所歌者不過詩而已

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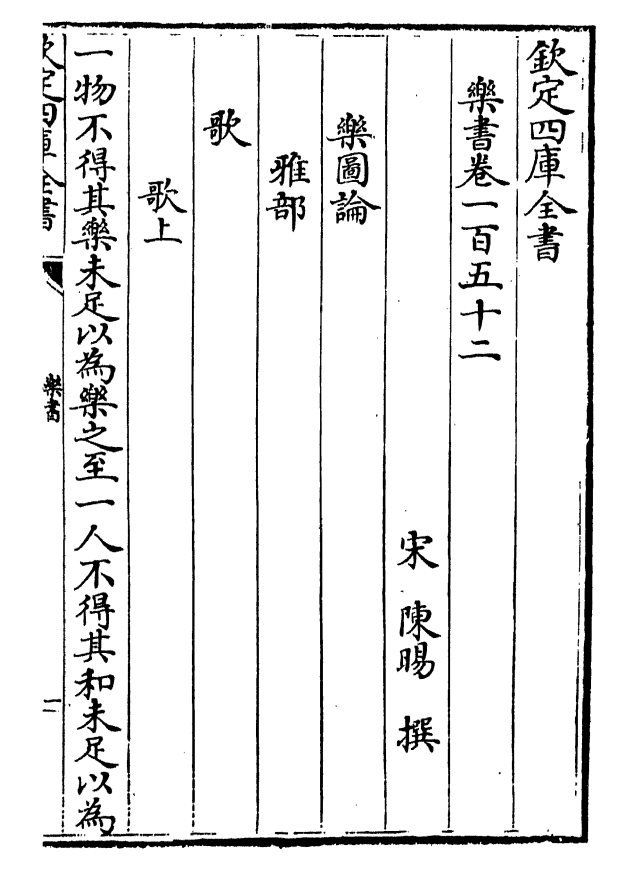
正六律而使之和聲和五聲而使之協律弦之琴瑟歌之詩頌則中聲所止無非盛德之形容焉庸詎不為德音之樂邪周官大師掌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瞽矇掌鼓琴瑟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此之

謂也周之先世修德莫若文王詩之形容文王之德莫若靈臺靈臺所美又不過虡業維樅賁鼓維鏞矇瞍奏公而已然則文王之樂豈不原於德音邪且王季以一諸侯之微卒能比德文王而靡悔以王大邦受帝祉施孫子如此其盛者貊其德音故也魏文侯果能放溺而好德則古樂之道是誠在我其成而上比雖文王亦我師也患不閑邪存誠以馴致之爾由是知子夏之於君夫豈以其不能而遂賊之邪子夏之於詩仲尼蓋嘗悅

而進之不可謂不逹其意矣始以貊其德音美王季之德中以肅雍和鳴頌成王之樂終又以誘民孔易勉之是子夏之於魏欲使是君為成周之君是民為成周之民彼其用心不亦仲尼欲為東周意乎文侯誠能移溺音之好而好是德音內以和志外以成教則樂行而民鄉方天下皆寧矣豈特魏哉患不能平其好惡反周道之正而已然子路之於祭君子以為知禮子夏之於魏君子以為知樂至孔子論三王之禮帝舜之樂不以告

回者語之夫豈以二子為不知禮樂邪要之得禮樂以
成德非茍知之亦允蹈而行之者惟回而已莊周亦謂
回忘禮樂孰謂周也詭於聖人

樂書卷一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一百五十二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雅部

歌

歌上

一物不得其樂未足以為樂之至一人不得其和未足以為

和之至舜之治功大成而以樂形容之百獸至於率舞則無一物不得其樂者矣庶尹至於允諧則無一人不得其和者矣如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上下宜相勑戒之時也歌如之何而不作乎蓋君之於臣有下下之道故其歌所以先股肱後元首臣之於君有報上之道故其歌所以先元首後股肱在詩鹿鳴之下下天保之報上亦何以異此然臣之賡歌始之以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以明上之好謙而下交時之所以泰也終之以元首叢脞股肱惰萬事墮以明上之

好諫而不交時之所以否也然則君臣聞之其不勸戒之乎蓋古之君臣不以無過為能而以能戒為善雖虞舜之時尚爾況其他乎然王人道也故禹至於六府三事允治戒之用休俾勿壞而已帝天道也舜至於獸舞尹諧而戒之以勅天之命惟時幾豈不宜哉昔齊景公之時作君臣相悅之樂不過於徵招角招則舜作君臣相戒之歌庸詎知非歌招乎舜作韶樂而歌之可也齊人之樂亦得謂之招者豈非以陳公子完奔齊而因有是樂

乎不然孔子何以在齊聞韶有至於窮神知化而三月不知肉味為哉書大傳曰維五祀奏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秋養耆老春食孤子乃濘然招樂興於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譔然乃作大唐之歌歌者二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為賔客而雍為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舜為賔客而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為虞賔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帝乃唱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

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儛之精華已竭褰裳去之於時八風循道卿雲叢叢蟠龍賁信於其藏蛟龍躍踊於其淵龜龍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其言雖不經彼亦有所受之也

歌中

歌之所以為樂上則揚之如抗下則抑之如隊曲則屈之如折止則立如槀木倨則折旋中矩句則周旋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則繹如以成矣周官大司樂宗廟奏九德之歌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記曰弦歌之頌此之謂德音者則詩言其志德音之所止也歌咏其聲德音之所形也葢人之生也直則直心而行之歌以發德則直已而陳之直已則循理而無所詘不亦簡乎陳德則因性而無所隱不亦易乎易簡而

天地之理得成位乎其中矣然則歌之所發豈自外至哉在易之坤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動以靜息直以動顯故萬物直乎東則之動而已是直已者必動而動已者直在其中矣人之歌也與陰陽相為流通物象相為感應故聲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象和象和則物和動已而天下應焉其形和也四時和焉其氣和也星辰理焉其象和也萬物育焉其物和也三才相通而有感有感斯應矣四時變化而不平不平斯和矣星辰

各有度數而不亂能勿理乎萬物各有成理而自遂能勿育乎黄帝張樂於洞庭之野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信乎歌之氣盛而化神固有如此者矣秦青聲振林木響遏行雲亦幾是歟師乙賤工也對子贛之問有及於此是知古之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者豈特君子而已哉釋名曰人聲曰歌歌柯也以聲吟咏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近取諸身而為人聲遠取諸物而如柯葉義或然也

歌下

人之受命於無莫不具五行之氣成形於有莫不備五行之聲氣異異聲聲異異歌歌異異宜此所以聲歌各有宜而宜定者不出所位也中庸曰寬裕温柔足以有容齊莊中正足以有敬又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是寬柔者君子之容德也静正者君子之敬德也以仁存心而不失之寛柔仁德莫盛焉以禮存心而不失之静正禮德莫盛焉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者也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之雅以正而後成政以德而後善君子之德有小有大大則敦化其體廣大嫌於離靜以即動不可不鎮之以靜其用疏達嫌於去信以近誣不可不成之以信大雅德逮黎庶政之大者也故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之小則川流其性恭儉以為德其情好禮以為行恭儉而知好禮則恭而能安不失之太遜儉而能廣不失之大陋小雅譏一己之得失政之小者也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之頌之所以

為頌者雅積之也雅之所以為雅者風積之也蓋正直者能正曲為直洪範之論君德以正直為始論王道以正直為終正直則不倚於剛亦不倚於柔一適乎中而已易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象曰直其正也正直則離靜以動不濟之以靜則其正不足以有守其直不足以有行矣不汙以為廉而不以物累己不亢以為謙而不以己絕物廉而濟之以謙則廉不失之隘謙不失之輕矣正直而靜君子之德性也廉而謙君子之德行也風

出於德性繫一人之本者也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之以書之九德考之寛而靜則寛而栗也柔而正則柔而立也廣大而靜廉而謙則簡而廉也疏達而信則剛而塞也恭儉則愿而恭也好禮則亂而敬也正直而靜則直而溫也昔季札觀周樂於魯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盛德之所同也

非寬而靜柔而正者能之乎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文王之德也非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能之乎至於歌小雅則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歌周南召南則曰美哉始基之矣然勤而不怨歌豳則曰美哉蕩蕩乎然樂而不淫季札之論頌與大雅則是論小雅與風未爲無失也小雅周之所以致逸樂之盛者也孰謂周德之衰乎關雎樂而不淫者也孰謂勤而不怨乎豳俗勤而不怨者也孰謂樂而不

淫乎然則歌之所宜頌則寛而靜大雅則廣大而靜風則正直而靜者盖歌以聲為主聲以靜為本此歌風雅頌所以皆本於靜也記不云乎聲容靜

樂書卷一百五十二

樂書卷一百五十三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雅部

歌

九德歌

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

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
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然則禹之九功惟叙九叙惟
歌豈非以禹功之成不可不作樂以形容之邪然戒之用休
仁之至也董之用威義之盡也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使之
樂斯二者必至於有成而無壊也始而戒之終而勸之與
秦終南之詩同意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
瞽矇掌九德之歌以役太師大磬舜樂也謂之九磬之
舞則大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得非九夏之樂乎山

海經曰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九歌以下焉竊意為此與屈原為楚南郢沅湘之俗作九歌之曲異矣

五子歌

古之作歌有為父子而作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是也有為君臣而作帝庸作歌是也有為兄弟而作五子之歌是也然南風之歌本於孝思帝庸之歌本於勑戒五子之歌本於敘怨其出於嗟嘆之不足一也故其一欲敬人民也其二欲戒荒淫也其三戒其失道也其四

戒其絶祀也其五閔其弗可悔也大康逸豫以失邦昆弟作歌述大禹之戒如此非特舒怨一時而已亦所以儆萬世之為人君者也五子之怨親親之小者也小弁之怨親親之大者也乃若凱風之不怨豈以其親之過小者邪

登歌上

道以無所因為上以有所待為下故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

歌大饗亦如之由是推之大祭祀登歌奏擊拊堂上之樂也下管播樂器奏鼓𣙜堂下之樂也於歌言登則知管之為降於管言下則知歌之為上堂上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有在乎奏擊拊堂下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有在乎奏鼓𣙜舜之作樂言拊詠於上言鼗鼓於下樂記亦曰會守拊鼓如此而已盖象形而上器形而下於下管言播樂器則登歌以咏其聲得不為樂之象乎凡此雖瞽矇小師之職其師而令之者大師而已非

特大祭祀為然大饗亦如之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達有神興有德此祭祀之樂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此大饗之樂也昔者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之重祭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不過使之施於周公廟而已是所以賜周公非所以賜魯也記禮者漫然而言之豈禮意哉梁武帝罷三朝登歌蓋不知此

登歌下

升歌鹿鳴所以示臣德也下管新宫所以示臣事也登入三成所以告成也遂合鄉樂所以告備也周禮舞師凡小祭祀不興舞則禮之輕者雖不舞可也故燕禮言若舞則勺而已内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君燕其臣與四方之賔則升歌鹿鳴下管新宫而舞勺燕禮輕故也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饗禮重故也古之燕禮言燕而已饗禮則謂之大焉書

大傳曰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為鼓不以竽筦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先人功烈德深也故欲其歌之也樂記之論升歌清廟主大饗而言則後世三朝大慶百辟具陳工升席以歌祖宗功德蓋所以使之不忘本也白虎通曰鳴球搏拊何鬼神貴清淨師鏗鏘也其言特主祭祀而已未為通論也茍為不然諸侯大饗兩君相見之樂亦胡為升歌清廟邪

徹歌

儀禮有司徹卒叢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語曰以雍徹盖大祭祀告禮成之後有司徹室中饋饌禮之終也徹必歌雍樂之終也古之祭祀有樂以迎來必有樂以徹食大饗之禮不入牲其他亦如之諸侯大饗之禮下管象武徹以振羽則王之大饗可知矣然小師下管止於鼙應鼓非若大師播樂器令奏鼓𣪠之為備也小師登歌與大師同徹歌與大師異者

豈以徹歌為祭祀之末非大師所當親歟小師之於大師猶樂師之於大司樂大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尊故也小師徹歌畀故也

歌射節上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則王射而歌射節雖在瞽矇其師而歌者實太師役之也大司樂大射令奏騶虞大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射人以騶虞九節鍾師凡射王奏騶虞此言歌射節者射之有節即度數之自

然以制之而已射人以騶虞九節節之數也樂師以騶虞為節節之用也奏騶虞在樂師而令之在大司樂歌之在瞽矇而帥之在大師以大令小而奏之以鍾鼓堂下之事也以大師小而歌之以人聲堂上之事也王之大射堂上以人聲歌騶虞堂下以鍾鼓奏之則其聲足以合奏可審而定和矣儀禮大射奏貍首間若一鄉射奏騶虞間若一又曰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亦歌奏備舉之意也

歌射節下

古者三耦及主人大夫射則有筭衆賓繼射則無筭有筭者歌騶虞無筭者歌采蘋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與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三終者異矣古者每一耦射歌五終歌騶虞采蘋五終非主詩篇言之主射節而言故也周官射人大夫以三耦射樂以采蘋五節則此主鄉大夫射而言五終不亦宜乎鄉大夫歌采蘋可也王歌騶虞而大夫用之可乎曰大夫於天子為尤畀士於諸侯

為尤畀士射以采蘩節則大夫射兼歌騶虞皆畀者不嫌抗尊之意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王道寓於鄉如此則鄉大夫用王所奏之歌亦歌人寓教之微意也大夫雖歌騶虞不敢用王之九節五節而止不然不幾於僭乎

樂書卷一百五十三

樂書卷一百五十四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雅部

歌

工歌 卒歌

鹿鳴文王燕羣臣嘉賓之詩也四牡文王勞使臣之詩也皇

皇者華文王遣使臣之詩也嘉賓則賓之而弗臣使臣則亦賓於彼而已鄉飲酒之禮賓主有事以行禮者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蓋聖人制禮之意以王道寓之於鄉以君臣寓之於賓主故鄉飲酒之樂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雖文王之詩亦不害其用之於鄉也工歌樂之所以作也卒歌樂之所以闋也主人之於工有獻送之禮工之於主人有受爵之儀主人之於賓介有辭降之禮賓介之於主人有降之之儀其飲或拜或不拜其洗或辭或不辭蓋所以

定尊卑之分也然則先瑟後歌者琴瑟以詠之意也

正歌

樂以人聲為主故合樂亦謂之歌樂謂之歌樂而貴不在歌主人獻工左瑟一人拜受爵而餘不拜笙者一人拜盡階受爵餘不拜受以一人可以統衆故也主人為大師洗而餘不洗以君所賜尊之也左瑟祭薦工則祭飲而已笙工則不祭此又等降之别也言工又言衆工言笙又言衆笙者周官瞽矇掌九徳六詩之歌以役太師

序官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則上瞽所謂工也中瞽下瞽衆工也笙師凡饗射共其鍾笙之樂序官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史胥徒不與焉則中士所謂笙也下士以下所謂衆笙也

間歌上

服有正色間色律有正律間律歌有正歌間歌蓋法度修於下則陰陽和於上故歌魚麗而笙由庚繼之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歌南有嘉魚而笙崇丘繼之

歌南山有臺而笙由儀繼之也工歌於堂上以貴自然之聲笙吹於堂下以導自然之氣一歌一吹而聲應相保以為和非正歌也而已用之鄉人如此則用之邦國可知矣

間歌下

周南周公之所以化聖人之事王者之風也名南名公之所以教賢人之事諸侯之風也蓋王者之正始於家終於天下二南之詩為之始而已王者之化至於法度

彰禮樂著然後可以言成二南之詩為之基而已今夫
關雎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后妃之德也葛覃則志在
女功恭儉節用后妃之本也卷耳内有進賢之實外無
干政之事后妃之志也乃合樂周南則一於后妃之事
而已至於鵲巢則均一如鳴鳩夫人之德也采蘩則致
禮以奉祭祀夫人之職也采蘋則循法以共祭祀大夫
妻之職也乃合樂召南則不一於夫人之事必兼大夫
妻之事而已此諸侯之樂所以殺於王者歟然工歌則

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笙入則衆笙而已間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吹間作未至於合樂也合樂則工歌笙入間歌並作而樂於是備矣大用之天下小用之一國其於移風易俗無自不可況用之鄉人乎風天下而正夫婦實本於此然則觀之者豈不知王道之易易也哉鄉飲酒義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由是觀之工歌鹿鳴四

牡皇華所寓君臣之教則升歌三終也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以寓父子之教則笙入三終也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閒歌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所以寓夫婦之教則合樂三終也三終雖主於詩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為文故也

笙歌上

堂上之樂以歌為主故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則君臣和於朝堂上之樂也堂下之樂以管為主故笙入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則父子和於家堂下之樂也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南陔孝子相戒以養其得事親之本歟白華孝子潔白其得守身之本歟事親仁也守身義也立人之道盡於此矣人道盡則天地之和應而時和歲豐矣此華黍所以終之也鄉飲酒義曰君

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事親守身孝弟之本也時和歲豐孝弟之應也笙入堂下吹南陔白華華黍以樂賓豈徒然哉凡以寓孝弟之教而已言歌則工一人拜言笙則笙一人拜皆指其長者言之工則不興受爵笙則不升堂受爵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而已衆笙則不拜受爵而坐祭立飲者辨隆殺之義故也

笙歌下

舜琴歌南風有孝思之意存焉笙象物生於東方有生意存焉故孔子既祥五日則於去喪為未遠其心不絶乎孝思猶未全於生意也雖彈琴矣而聲不成焉十日則於去喪為遠而有全於生意故笙歌之聲成焉蓋制祥之日可以鼓素琴君子所以與人同五日彈琴君子所以與人異彈之者禮之所不可廢也不成聲者仁之所不忍也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故彈琴而後成笙歌此言彈琴而後成笙歌儀禮鄉飲酒言授瑟而後成笙歌

者盖二十五弦之瑟比夫五弦之琴則琴小而瑟大矣

或舉大以見小或舉小以見大其成笙歌一也

遂歌上

德音之謂樂咏聲之謂歌樂為歌之實歌為樂之文故

記曰歌之為言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

言之矢詩不多言之不足之謂也維以遂歌長言之謂

也盖歌之為樂出於民性自然非可偽為者也治民至

此其治之至歟成王之治始乎公劉厚於民事急先務

也終乎卷阿求賢用吉士急親賢也急先務則智急親賢則仁樂也者樂斯二者而已故名康公所以戒成王維以遂歌三篇終焉禹之九功惟敘九敘惟歌終之以戒之用休俾勿壞者其以此歟傳曰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名康公矢詩以歌之雖所以樂成王治道之成亦所以直已而陳德也與夫蘇公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者異矣春秋大夫無遂事而名康公遂歌何也曰無遂事禮也有遂歌樂也

遂歌中

燕歌鹿鳴之三南陔之三間歌魚麗之三笙崇丘之三遂歌周南之三召南之三大射則歌鹿鳴管新宫而已以主於歡者其樂煩主於射者其樂簡故也燕則工歌之後笙奏之前為大夫舉旅大射歌笙之後猶未旅至射卒乃為大夫舉旅者以燕主於飲而大射主於射故也燕禮記曰若以樂納賔升歌鹿鳴下管新宫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蓋燕而以樂納賔則又管新宫

不特歌笙間合而已

遂歌下

燕禮工歌笙入閒歌合樂與鄉飲同其所異者特遂歌爾然則燕禮行君臣之義鄉飲明長幼之序在國則君臣在鄉則長幼其義一也樂之同也不亦宜乎

樂書卷一百五十四

樂書卷一百五十五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雅部

歌

歌鐘

昔鄭人賂魯侯歌鐘二肆及其鎛則鐘大而鎛小矣唐徐景

安樂儀歌鐘者亦編一十六枚同一簨虡凡合二八之聲郊祀設於壇上宗廟設於堂上皆居歌磬之東以節升歌之句其論歌鐘則是其言合二八之聲蔽於用四清故也

歌磬

應笙之磬謂之笙磬應歌之磬謂之頌磬儀禮大射之儀頌磬位乎西階之西而面東以頌出於歌聲而聲出於西方故也唐之歌磬編縣十六同一簨虡合二八之聲郊祀設之壇上宗廟設之堂上皆次歌鐘之西

節登歌之句非不合周之頌磬也然不知編縣之二八特鄭康成臆說非先王之制也

歌琴

夫作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實自舜始也蓋南風生養之氣也琴夏至之音也舜以生養之德播夏至之音始也其親底豫而天下化終也其親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然則所謂琴音調而天下治豈不在茲歟然舜歌南風之詩不過詠父母生養之德達孝思之心以解

憂而已豈特解民愠阜民財哉顔回援琴而歌豈亦得於此歟漢司馬相如之為琴歌魏曹植之為琴調其歌雖與古同其所以歌亦在去取之域矣

歌缶

舜之作樂琴瑟以詠於堂上所以發德而貴人聲也然則非特琴有歌而瑟亦有之矣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燕禮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内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

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琴瑟以詠之謂也漢慎夫人嘗鼓瑟高帝倚瑟而歌其亦得古人之遺歟

歌瑟

在易離之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葢陽為實隂為虛二為中三為過六二以隂居中則虛而善應缶之象也九三剛過而不中不鼓缶而歌之象也不鼓缶而歌則失時極甚矣其取大耋之凶不亦宜

牛莊周鼓盆而歌後世有頌缶亦其類也

凱歌

周官樂師凡軍大獻教愷歌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所以示喜也樂記曰清廟之歌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蓋師之獻功謂之愷樂歌愷樂謂之凱歌則教愷歌者在樂師而遂倡之者在學士凡軍大獻而樂師預教愷歌遂使學士倡之則其大獻于社得無所待乎言愷歌不足以該樂言愷樂則歌在其中矣與鄉射奏騶虞又

歌之其意一也求之載籍魏晉以來鼓吹曲章多述當
時戰功是歷代獻捷未嘗無愷歌矣唐太宗平東都破
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備軍容凱
歌入都亦樂師愷歌之實也唐會要曰大和中太常奏謹案凱樂鼓吹之歌曲然
貞觀開元禮並无儀注令參酌古今備其陳設及奏歌
曲之儀如後凡命將征討有大功獻俘馘者其日備神
策兵衛於東門外如獻俘常儀其愷樂用鐃吹二部樂
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簿之式鼓吹令丞前
導分行於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
陣樂應聖期賀朝歡君臣同慶樂等四曲俟行至太社
及太廟工人下馬陳列於門外俟告獻禮畢復導引奏
曲如儀至皇帝所御樓前兵仗於旌門外二十步樂工

皆下馬徐行前進兵部尚書甲冑執鉞於旌門內中路前導次協律郎二人公服執麾亦於門外分導鼓吹令丞引樂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於樂工之前跪具官臣其奏事請奏愷樂協律郎舉麾鼓吹大振作徧奏破陣樂等四曲樂闋協律郎偃麾太常卿又跪奏樂畢兵部尚書太常卿退樂工等並旌門外立訖然後引俘馘入獻及稱賀如別儀 聖朝以之翊天威而鼓士勇信有謂乎

謳

孟子曰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又曰緜駒處於高唐善謳而變國俗荀子曰近者謳歌而樂之史記曰淳于髡見梁惠王會王有獻謳者博物志薛談學謳

於秦青蓋謳為歌聲之別調歌為謳之總名故也古樂志曰齊歌曰謳呂氏春秋曰齊皆謳歌而引管子豈亦有所傳聞然邪

謠

韓詩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故爾雅釋樂徒歌謂之謠也詩曰我歌且謠蓋歌生於嗟嘆之不足而謠又生於歌之不足也豈謠者歌聲之遠聞歟列子有童謠之說史氏有莫愁善歌謠之辭亦本諸此

樂書卷一百五十五